

衛道勇士林琴南(上)

袁宙宗

博聞強記老師器重

林紆，字琴南，福建閩縣人，生於清咸豐二年（西元一八五二），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九日卒於北京寓所，享年七十三歲。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古文家，不通西文。但憑他人口述洋文大意翻譯西書達一百五十六種之多，使西方文學深入各階層，在中國文壇上佔很重要的地位。

新文學運動時期，大家都對中國文學及道德觀念，不遺餘力的破壞和攻擊。他以衛道者自居，提出駁斥，被大家圍攻，罵他是「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不學無術，頑固胡鬧」。正如村婦潑罵，口不擇言。並從他的道德觀、文學觀及翻譯所犯錯誤，一一再予指責，對他的成就一筆抹煞，否定他的文學地位。他以勢孤力薄，無法回手。

林紆，原名羣玉，號畏廬，所居多楓樹，乃取唐人崔信明詩句「楓葉吳江冷」為名，又號冷紅生。幼年是一個敦厚淳樸的孩子，因喪父生活孤苦，賴叔父靜菴撫養。十歲從同縣薛則柯（錫極）就讀，取名曰微。薛則柯讀禮記檀弓篇，讀到「防墓」崩父（孔子母墓崩）掩卷而哭，紆驚奇不知所措。則柯問他：

「你難道不是父母所生嗎？為甚麼我哭你無動於衷？」紆回答說：「老師在上，您突然傷心

痛哭，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過您哭我心裏也十分難過呀！」則柯覺得這孩子很誠懇，十分器重他。

林紆對老師也十分敬重，師生感情很好。不過則柯亦係窮儒，時有斷炊之虞，饑餓已甚，有時叫學生代他去向賣餅店除餅充饑，紆察悉其情，十分難過。有一天已到中午，紆見老師不能舉火，匆匆回家，用過午飯，用布襪裝幾合米奉獻給老師。則柯問他：「這是什麼意思？」紆含淚說：「我見老師沒有飯吃，送給老師煮飯。」則柯心雖感動，但心想這樣不好，將會使學生養成偷竊的習慣，便很生氣地對紆說：「你年紀很輕，方才十一，就學會了作小偷嗎？」紆哭着說：「老師早起教我功課，到中午不能舉火為炊，我在家想到老師餓着肚子，我對着食物哽哽不能下咽，所以帶點米來送給老師煮飯，不是向別人偷來的。」則柯對他說：

「這也是不可以的，你心地善良，老師也很感動，但私下從家中拿米送我，這不應該，你把米拿回家去，向母親請罪。我已買到米，馬上就會送來，不需要你的米煮飯充饑。」

林紆把米拿回家，向母親說明經過，母親說：「孩子，你的心腸很好，能有敬師之心，就能學好；只是送師以米，又何必用錢呢？」於是託人用米袋裝着白米一袋，轉贈老師，並說明誠意，則柯乃受。林紆資質穎慧，又肯於向學，則柯授以杜詩、歐文，要他熟讀，告訴他這不是應付

科舉，但可以開拓心胸，加強寫作技巧。林紆家貧，沒錢買書。有一天偶爾從叔父的舊書中，得到一些毛詩、尚書、左傳、史記等殘本，視為珍品，儘量補綴，勤加研讀，有不理解處，請問老師則柯。則柯嘉許他有上進心，細心為他講授，學問大進。他對史記特別有興趣，因此與他後來寫作有關。他曾對人說：「史記之文，純一紀事之文也。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如不並敘，無以取證。已往之迹，如不挿敘，無以溯源。繁賾之文，如不類敘，無以醒目。」他讀史記，加以註箋，所以使用心力很多。

林紆到三十歲以後，與同縣李宗言交好。李家富有，藏書甚多，他往借讀，廢寢忘食，披閱不輟，瀏覽達三、四萬卷。博聞強記，知識日豐。學駢文，慕王曇、金應麟之流；為古體詩，則學吳偉業、陳恭尹，他既能詩能文，兼亦會畫，算得上多才多藝，漸漸名滿鄉里。

林紆後來專攻古文，嚮往桐城派古文家，對韓愈特別推崇，自謂不下吳敏、梅曾亮等名家。

寧負美人恩不再娶

林紆於光緒八年（西元一八八二）中舉，參與禮部試落第，從此不問功名。他事母至孝，後來學成，家境稍寬，特別學會幾樣菜如魚丸、燕丸、紅糟鱸等做法，親自為他母親烹製。後來母親去世，他悲傷不已。不久原配劉氏也死了，忽賦

甲亡，傷心已甚。他的書館在蒼霞洲，故名「蒼霞精舍」，附近有很多娼寮（酒家），有個青樓女子叫謝蝶仙，略有才氣，能作五七言詩，落落大方，不類凡俗，對紆特別慕名，聽說他妻死待續，有意以身相許，終生事之，於是主動的託人表示她殷勤傾慕之忱。紆雖對此女一番癡情很是感動，但他生活嚴謹，心想風月中人，終非淑女，婉言拒之。謝女仍不死心，有天，親往訪紆，以求一見，紆仍然拒絕見面，謝女只有傷心離去。謝女情有所鍾，有天，她聽說林紆妻子有一陪嫁丫頭名叫秋菊，現已出嫁，她的丈夫是一位木匠，乃託人叫他來妓館修理門窗。工作完畢，謝

蝶仙託木匠師傅帶一盒柿餅給林紆，轉致衷曲。木匠對紆說：「謝姑娘仰慕先生才華，已非一日，盼先生能屈駕前去一敘，不要辜負謝姑娘一片好心。」林紆仍舊未去。但蝶仙仍不死心，過幾天她又餽林鱗魚數尾，紆即召數友人家享用。朋友們聽說為謝女所贈，大家勸他不妨去看看謝女，不要太使人難堪。林紆雖感謝女落花有意，但心想娼家女子，難作晚娘，何必自找煩惱，仍然未去。

有一天林紆參加朋友應酬，又遇蝶仙在座，謝女厚着臉皮向林表示傾慕之意，林只好託故離開。朋友得悉其情，覺得林紆既是讀書人，竟如此薄情，未免不通人性，對林紆大加責難。林紆乃賦詩云：

不留風孽累兒孫，不向情田種愛根。
詩語早除名士習，書樓寧負美人恩。
蝶仙失望之餘，負氣嫁給廣東富商。雖然商

人多金，終究銅氣太重，不免時時思念林郎，覺得他人品高超，不同凡俗；雖然中心念之，但被拒於千里之外，很是傷心，一年以後，終因憂能傷人，玉殞香消。林紆得悉其情，十分哀感。又賦詩云：

水榭當時別謝娘，夢中彷彿想啼妝；
魂來若過西江道，好認臨川玉茗堂。

他並非寡情，只是作事認真，用情專一，恐一往情深，風月場中女子，未必鍾情窮儒，萬一婚後失悔，不安於室，則本人難以自脫。所以他寫自傳時說：

「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僅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之。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呢，謝以為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遂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為詭辭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為仇，願客徧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冷紅生傳）

可見在謝蝶仙前，尚有傾於林紆者，即莊氏女也，林亦絕之。足見紆之為人，不同於一般浪漫派才子，生性淳厚，生活嚴謹。

古文譯述西洋名著

清末民初有兩位從事翻譯工作、影響學術風氣的是嚴復和林紆。嚴復以譯「天演論」而著名，其他猶有政治、經濟、哲學和學術思想的論著。林紆則從事於西洋小說的翻譯而出名，並且翻

譯很多，達一百五十六種，廣為流傳，給文化界影響很大。

林紆不通西文，而他從事於西洋小說的翻譯也是出於偶然的機會。他本來是有名的古文學家，因為得識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的弟子，又得吳氏推重，聲名大噪。

光緒二十六年，以行年五十，入北京為五城中學國文教員，得與吳汝綸見面，彼此研討史記，汝綸贊紆精湛獨到。及讀紆文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日人伊藤問漢文誰造詣最深，堪稱一代宗師，當今應推何人？汝綸對曰：「就我所見，只有林琴南氏，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於是林紆的名氣更加響亮起來。

林紆長於譯述，得力於他早年好尚歷史，如左傳、史記、漢書，以及古文家韓愈的文章。他自謂：

「此四家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自周、秦以迄於元、明，其間以文名，而卒湮沒勿章者何限！胡以左（丘明）、馬（司馬遷）、班（固）、韓（愈），巍然獨有千古，正以精神詣力，一造於峯極，歷萬劫不復漫滅耳。」

紆之為文，得力於四家。不過他自撰文論，十分嚴謹，每每下筆為文，構思很久，有時經月不成一篇。因為古文重義理，立論必須正確，造境不易。譯書則有現成材料，撫來憑自己修養描述而已。因為他對史家筆力浸潤已深，善於述事傳情，故翻譯他人作品，下筆成文，不改一字，一小時可就千言，其行文之速，真可說得上「倚馬可待」了。

林紓翻譯西洋小說，大約開始於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蕭一山「清代通史」說：

「琴南翻譯小說，始於光緒二十三年，其年悼亡，客馬尾，時王壽昌自法國歸，因得聞小仲馬著作，涉筆成帙。及任教京師，所譯『茶花女遺事』出版，一舉成名，人詬為得未曾有。琴南自謂尤瀟婉有情致，說者以為與適遭鼓盆之感有關。」

這時紓年四十六歲。魏季渚印行「林著閩中新樂府三十二首」，高夢旦於書後注云：

「先生（林紓）與王子仁（壽昌）合譯茶花女遺事，亦在是時，署名冷紅生及曉齋。」

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一六六頁，記林紓說：

「王壽昌精法蘭西文，亦與林紓驩好。紓喪其婦，牢愁寡權，壽昌因與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盛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大仲馬茶花女遺事，至傷心處，輒相對大哭。既出，國人詬所未見，不脛走萬本。既而鳳（高鳳岐）、謙（高而謙）主幹商務印書館編譯事，則約紓專譯歐美小說，前後一百五十種，都一千二百萬言。」

據孟瑤著「中國文學史」與「中國小說史」統計，紓所譯小說多至一百五十六種。據高拜石所著「與林琴南同時的一個譯述家」所舉有一百五十九種（見古春風樓瑣記第十七集，臺灣新生報印行）：

倫理類八種

社會類二十一種
傳記軼事類二十三種
俠義二種
諷世二種

政治五種
實業一種

探險八種
軍事三種

筆記七種
神怪十四種

哀情九種
言情三十六種

偵探十三種
滑稽三種

寓言二種
戲劇二種

上列小說所包括國籍為：英國一百種，法國二十七種，美國十三種，俄國八種，瑞士二種，希臘、比利時、西班牙、日本各一種，未詳作者國籍者四種，交稿未印者十七種，譯述之多，無出其右。

描情述事栩栩如生

林紓譯述，震撼一時，康有為、梁啟超、胡適之等都有文稱許。胡適之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說：「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替古人開闢一個新殖民地，……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就。」

林紓這種大手筆，對文學界的影響很大，貢獻也大。可是，有譽必有毀，因為他名氣大了，又不通西文，憑人口述，不免遭到很嚴厲的批評。他自己曾解釋說：

「急就之章，難保不無舛謬，近有海內知交投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諷，心甚感之。唯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誤，均出不知。」（西利亞郡主別傳序）

他坦白承認不通西文而譯西書，這是憑他人口述無可避免的情形，但他却能有如此的成就，而且得到大家的愛好，對清末文學的貢獻，和西方文學的輸入，有很大的影響。胡適對林紓靠人口述而譯西書批評說：「能讀原書的，自然總覺得這種譯法不很滿意，但平心而論，林譯的小說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他對於原書的詼諧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故他對於這種地方，往往更用氣力，更見精采。他的大缺陷在於不能讀原文，但他究竟是一個有點文學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往往比現在粗讀原文的人高明得多。現在有許多對於原書，既不能完全了解，他們運用白話的能力又遠不如林紓運用古文的能力，他們要批評林譯的書，那就未免冤枉他了。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很有成績的了。」

朱彥胃對林紓譯述小說品論說：

「清末海禁既啓，而邦人貌外之習未易，於歐美文學，更誰注意及之？獨先生斥棄舉業，始與三數同志傳譯西方說部，積月累歲，踞為安宅。顧先生不審西文，恃人口述而筆之書，口譯未

中盡，屬文軌終，篇成脫手，無復點竄……而語語
外真摯，激勵國人，信手拈來，盡成妙旨，見其愛
國熱誠，欲取人長以補吾短之苦心，此更爲不可
埋掩。書中屢屢以國爲歸，以身勵爲前題，確爲
目今內憂外患中叫旦之鵠。……嗚呼！傳譯歐美

文學以介紹於邦人士者，固先生爲第一人，而歐
美之社會與民性，風俗與倫理，其善惡是非，於
是爲之昭然以明，則先生豈止於文學有碩偉之功

，而亦吾國近四十年國社中文學史上大事也。」
(林長廬先生學行譜記)

錢基博評林紆說：

「中國有文章以來，未有用作長篇

言情小說者，有之，自林紆茶花女始也。

紆迤譯既熟，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紆已書

在紙，能限一時許就千言，不訛一字，見

者競詫其速且工，然屬他文，亦坐此率易

命筆矣！自以工爲古文辭，雖譯西書，未
嘗不繩以古文義法也。」(現代中國文學

史)

林紆譯西文，能用古文筆法，純用文言，實

非易事，描情述事，栩栩如生，難能可貴。而且

他的譯書，雖言西方事物，但亦兼顧中國風俗倫

常，對後來譯書者，給以良好的帶頭作用。

(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
梁啓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
、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海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
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
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四故軼事、趣談二百
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
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九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本書共分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爲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
、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
，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